

二十个

站台

江河
著

◆ 漓江出版社

二十个

站台

江汀
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个站台 / 江汀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07-8049-4

I . ①二… II . ①江…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5946 号

策划编辑: 陆 源

责任编辑: 陆 源 孙静静

责任监印: 周 萍 黄菲菲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电子邮箱: ljcbb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热线销售: 010-85893190-805

印制: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8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前记

几年前我曾设想过自己的散文写作。那时我希望它是“不安之书”式的，或者“阿克梅派的清晨”式的。在动荡的几年之间，我设法让生活稳定下来；而心智中的另一部分，又一直在反对那种稳定。无论如何，这本小书中的文字，尽管它们不如我所设想的那么好，但仍然还是被写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它们已经不再有别的可能性了。现在我即将年满三十岁，在书中的几篇文章里，我提到了生活的变化。从私人性的自我救赎，到敞开的日光下的见习，在写诗多年之后，我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公共的广场。在这里，我遇到自己的朋友们，仿佛是被选定了似的，我与这些人成为同时代人。现在，我从已写出的文字中再次认识他们。

在此我交代一下这本书的结构。第一辑是我的诗学自辩，谈论了自己的写作；第二辑是为我身边的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而写的评论，这来源于我和他们的交往；第三辑是对外国现代作家所写的阅读札记。其中大部分篇目都写于近三年之内，也基本上在《经济观察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过。

这批文章隐隐地有一个总体的形状。因为在北京生活的特殊经验，我选择了“二十个站台”作为书名。惟愿读者在翻检本书的时候，也能视这些文章为一系列地铁站台，在它们之间展开一次夜间的旅途。

感谢漓江出版社的慷慨和信任，此前我的诗集也有幸在这里出版。在那本诗集的后记中我引用了一句话——“我们都是盲人，一同触摸着中国这只巨型的大象”，它来自于现在这本书所收录的《钟放的忧郁》。挚友钟放于今年十月匆匆离世，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此时他在天国得到了静谧和安宁。我也走进了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我将去找回自己幼时阅读过、但现在已经散失的一批童书。

江汀

2016年冬

目录

前记	1
第一辑	
二十个站台	3
更美的事物仍要以花为名	13
在桥与门间旅行	22
文雅的歌尔德蒙	26
大写的处境	30
预言	36
星期一纪事	40

第二辑

钟放的忧郁	57
天通苑的穆旦	64
昆鸟和“公斯芬克斯”	80
我们会在生活中感到疲惫	89
“犹如集合的儿童”	100
画家江满芹	107
关于光的寓言	117

第三辑

福楼拜，或事物的面貌	129
穆齐尔的“迷魂汤”	135
熟知死亡的人	140
一本幽僻的书就像一颗彗星	147
清晨的澄澈	152
艰辛向前的船夫	160
在地球的圆桌前	168
来自童年的各种药物	173
“直接地，简洁地被白昼回答”	181
西班牙的抽搐	186
温柔的刻度	190
永不散场的筵席	194

第一辑

二十个站台

有一阵子，我常常在晚间坐地铁，横穿当代的北京城。在末班车上，我感到疲惫，仿佛自己所坐的小小位置，正好嵌在冬日最深的地方。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舒伯特的曲子《冬之旅》，因为自己正好身处一次旅行。北京地理是一个宏大的形象，由于每日生活在它的内部，我从幼时构建起来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发生了变化。我得以常常进行这种短途旅行，这在幼时的经验里是难以设想的。而接下来的时刻，我将去注视车厢里的人们，他们大多和我一样面露倦容。

我成长在安徽南部的一个小镇，晚上十点之后，大人们就会催促孩子入睡。现在我回想那些夜晚，小镇的街道上空空荡荡，偶尔有汽车穿行而过，假如有什么夜间旅行的话，那只能是“肉桂色铺子”式的幻想。假如童年的自己来观看现在的生活，那么它一定是光怪陆离的。但它可能在什么时

候暗暗地吸引了我。夜晚时间进入公共生活，可能是今天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特点。今天在北京，我和友人们的聚会大多在夜晚，而散场一般在末班地铁之前。

我意识到，地铁是一种典型的当代经验。现在是 2015 年 10 月，最近一个月以来，地铁 6 号线的屏幕上一直在反复播放阅兵仪式的录像。然而有趣的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这班列车里的广播只是用来报站的。于是，在这条横贯北京的线路上，哑剧在每一天都会上千次地重演。

他们会毫不在乎地继续播放录像。它不会察觉我的凝视，也不会畏惧观众的漠然。间或地，屏幕信号出现中断，画面变得残缺。我偶然地想起近期读过的王伟的诗剧《韩非与李斯》。我记得自己在阅读中存有一个疑惑，剧本中设置了一个背景，“一幅整墙投影屏幕，时不时有电视无信号状态的雪花屏和噪音”，初读了全诗之后，我想知道这个电子屏幕作为道具，是否象征着什么？我曾为此去询问了作者本人，但他没有给我确定的回答。然而在此时，我突然理解了他的语境。

王伟为《韩非与李斯》的上演写了这样的宣传语：“何为首都？何为同时代人？”这样的思索同样出现在他为陆帕的戏剧《伐木》所写的评论中。在这两个文本中，他或许触摸

到了某个房间台灯的开关。那篇评论里写道：“一个同时代人因为死亡成为我们惯性的一个暂时打断和干预者，不论她是乔安娜，还是马雁。……”我意识到，北京——是一座废墟，而王炜——经历过一场地震。

“并不需要那么多才能。这也是

又一轮年轻人来到首都而诸公

并不感到嫉妒和害怕的原因。

为什么要嫉妒和害怕他们？

他们明天就会衰老。

持久的是政权而不是人。”¹

今年年初，我在网上买了一本马雁诗集。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是在她去世之后不久；而来到北京之后，我数次听到关于她的故事和传闻。这本诗集里出现了她部分友人的名字，他们仍然全部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也见过其中的一些人。我明白，自己和马雁仍然分享着同一个时代。

¹ 引自王炜的诗剧《韩非和李斯》。

但这个时代终究在地震中被摇晃过；马雁之死作为一场友人们之间的“地震”，也许只是某种圆形涟漪边缘的一次余波。我们不妨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几十年来沧海桑田式的巨大改变，也许并不亚于唐山和汶川的可怕震动。那两次地震把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分成了两个可见的阶段。按照约定俗成，1949年之后的任何中国写作者，都和我分享着同一个“当代”。这种划分方式虽然终究将被抛弃，但也是通往某种永恒的权宜之计。现在这个“当代”的开端，就伴随着传统秩序的撕裂。

那么，“当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想想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每一个曾经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如果说出它，那么这个词就紧紧地附着在他的身体和灵魂周围；比如，策兰曾在镜子中间瞥见星期天。因此，时间的线性反而在这个词上消失了；另一种维度转而呈现出来，如同阿甘本所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

我可能在自己的一首诗《盐柱》里触碰到这个概念：“当你回头探望的时候，你就凝固了，像罗得的妻子变成盐柱。……这个时代，紧紧地悬在绳索的末端，我们生活在这里，双脚踩着时间的最底层。”思想就是脚面与底层发生接触

的过程，仿佛我们处在一个快速下降的封闭电梯里，我们脚下的那个横截面就是“当代”。而我必须追溯到卡夫卡，他在《猎人格拉胡斯》的结尾写道：“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

肯定有某个你已经预感到的人，等待在时间的终点。我还记得自己初读王尔德童话《自私的巨人》时的感受，在读到巨人认出小男孩就是基督的时候，不由得流下眼泪。在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中，王尔德的小男孩又化身为一个铸纽扣的人——我们的灵魂等待着成为一颗纽扣。在漫长的时日里，基督和死神的面貌竟然变得混淆。基督教设定了最终的审判，这个终结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并且使得历史像人一样终有一死。历史本来也是轮回状的，但基督教也许召唤出了它的进化。

诗人杨键在一次访谈中说：“西方的 20 世纪已经完成了，我们的 20 世纪还没开始，许多清理工作还没开始，我们还在毁坏的恶果里。”显然，他并不承认现有的关于本国历史的解释，那种解释无意间承袭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通俗历史观；按照它的看法，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将比现在更好。虽然现

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中国的 20 世纪中叶，但如果翻看文学史，会发现那几乎是一块荒芜之地；而这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作家没有才华。

“在一棵老梧桐树下飘来一阵炖草药的香味，

我知道，这是我的祖国。

夜里将会有人把药罐摔碎在路中央，

我知道，我的祖国将会从药罐里流出。”²

来到北京之后，我开始关注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作家。周作人和沈从文令我极为感兴趣，我认识到，他们写作的年代比 1950—70 年代更接近于今天。我分别去寻访过他们的故居，并且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在何种力量下，呈现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有一次，我在旅途上随身带了本鲁迅小说选。我随意地翻到了《孔乙己》和《药》，读完后不禁眼眶湿润。这是少年时期语文书上的课文，十几年后重读，我明白自己在时间中

² 引自杨键的诗《在东梁山远眺》。

初次理解了他。我重新把鲁迅当成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形象在我成年之后再次降临。他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

文学与政治是两回事。但是，两者却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走在北京胡同边上的老街区，一些光从低矮的窗口倾斜出来，我有一种错觉，感到这种景象一百年来从未变过。假如我们回到那里呢？想一想回到故乡的迅哥儿，在辨认之后，发现眼前的闰土已经变得欢喜、凄凉而恭敬。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与其说德语是冰，汉语是炭，不如说
现在是冰，过去是炭，相煎于你的肺腑。

中国在变！我们全都在惨烈的迁徙中
视回忆为退化，视怀旧为绝症……”³

在朱朱悼念张枣的诗中，他同样说，过去与现在相互煎

³ 引自朱朱的诗《隐形人——悼张枣》。